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 第三十回 釋嫌疑妙判仰前型 說考試奇談出後進

我正在阻擋那待者去拿香檳酒，說我們犯不著喫這麼貴物，還是改用中國自制的葡萄好，忽然一陣靴響，走進了幾個白鬚斑斑的老翁來，一個駝腰駝背，鶴髮童顏，都怡然有長者之風。我就忙對那一起人看了一眼，只見內中有位是前任江蘇巡撫陸公春。唉！這位真正是好官嘛！可惜政府裡有眼無珠，聽其置散投閑，不加錄用。一般仗馬寒蟬，反得各居顯要，屍位素餐，未免好惡倒置，令人不解。且他從前宰江寧時，曾經與父親同寅，其時我們做上元外翰，他正由實授江寧縣兼署上元篆務。及至後來，他開府陳藩，薦長江蘇巡撫。我因從北京遭庚子之亂，避難南來，趁在滬寓無事，住蘇州去謁見過他兩次。當蒙俯念先情，恩禮備至。臨行又厚贈資斧，以壯行色。所以我是的的確確認識是他，決不會指鹿為馬的。但他那時做州縣官，卻不折現在一起膏粱文繡之徒，只知一日到夜同小奶奶打馬弔，其餘就是嚇來嚇的對著家丁用人，要倒八折二百五官腔。若地方應辦事件，如撫字催科，學堂巡警，目下又多添一樣洋人交涉，都一律的視官為傳捨，等諸具文。我且說一件陸公從前在江寧縣任上斷的案子，事屬離奇，判尤敏捷，誠不愧爐錘在手，游刃有餘。方之蒲留僊《聊齋志異》中《胭脂》一則，洵足後先媲美。事緣有梅幕府者，延金生菊如為子教讀。梅素性多疑，又加為諸侯師多年，遇事武斷。忽謂其妾周荷姑及婢女銀銀與金生有私，遂致涉訟。陸公當日廉得其實在情形，授筆立判曰：

照得梅紹章遣控金菊如一案，研訊數堂，迄無確供。中不可言，何況事無實據。縲紲非其罪，肯教士也貪冤？本縣觀金菊如章句書生，鄉村學究。適子之館，未及半年；招我由房，難通一面。縱使《國風》好色，豈忘君子懷刑？梅周氏貌尚端莊，年非韶稚，久已與梅公而偕隱，何至見金夫不有躬？梅宦生長名閥，身襲崇封，遺抱數言，亦知大體，決不因主賓失好，自污污人。大約別嫌明微者，名門之家範；爭妍妒寵者，婦女之恒情。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。久抱衾裯而怨命；金生少經師人師之化，惟憑夏楚以收威。此多娟娟，偶具先生之饜；群雌粥粥，遂疑逾家之牆。梅宦偏聽人言，恐疏閨範，嫌疑原當自白，防閑不厭過嚴。投牒公堂，初非好訟，今眾口雷同，兩心冰釋。炎涼異性，荷菊非併蒂之花。貴賤殊形，金銀豈一爐之汞？賈東未洽，別聘名師；婢妾無辜，仍還舊主。門楣善保，子孫必可興昌；屋漏稍虧，神鬼豈能有怨？倘該職專房有屬，無調象馴獅之術，何妨閑閣放姬？爾生員就館不終，遇瓜田李下之嫌，益宜守身如玉。此判。

諸如此類，足垂千古者，比比皆是。自有後日為公立傳者，任搜羅瑰寶之責，無待我為贅言。惟尚有一事，措置頗極個儻，足解人頤。

相傳公任民社時每喜黑夜微行，查密姦宄。一日，行至某處，忽見有三五秀才，相聚談笑甚歡。公就立下來乘間問道：「君等議論風生，想皆名下士，應知此間邑宰陸某賢否？」不意內中有一人答曰：「不好！不好！」公又問：「你如何知道他不好？」那人道：「凡為地方官者，俗稱民之父母。現在我已四十歲，尚未娶妻；東鄰有某氏女，年亦過花信，尚未有夫。豈有賢父母坐視其子女鰥寡，終其身而不顧耶？懂慎若此，烏得曰賢？」公聞之默然。黎審其姓氏裡居，翌晨飛簽捕之。一面懸牌示眾，略謂：該文生某，藐視官長，肆為蜚談，本縣當定於某日處以極有趣極相當之刑法，以為日無長上者戒。屆期許爾軍民人等，咸來觀審，切切毋違。特諭。一時此唱彼和，傳為笑談。無論認識那秀才及不認識那秀才的人，都替他捏著一把汗。有的說：「這刑法是件極可怕的東西，如今忽然以極有趣三字出之，又為該秀才藐視官長之罪之相當辦法，難不成還會破天荒打板子麼？或者上面一進說的好過，也叫他下面受相當之好過，弄個木驢子把他騎起來，游四城門，亦未可知！」有的說：「中國歲試放榜，是有名一縣轟出二三十名屁股罩子來，向例不准用刑，此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除非由縣先向該學官咨取年貌三代，及入學的年分，將衣領稟請學憲詳革了，才可以動手打板子的呢！不然，祇要你碰一碰，就是毆辱斯文，與擅責職官的罪名不相上下。」

我這件事，卻是熟了不要熟的過來人。只因那年我父親在南京做教官的時候，上元縣陳謨，人一個本學秀才名字叫歐陽魁，綽號叫做歐伯伯，因為南京人遇著可怕的人，每以伯伯呼之，故有此美譽。他祖居金陵城北薛家巷妙相庵，隔壁是一個極不安分的壞人，遇事不守臥碑，武斷鄉曲。後來合當有事。剛剛他所住的是歐陽宗祠。宗祠旁邊就鄰近該段保甲局委員駐札之所。剛巧妙相庵一個方丈大和尚道悅，時常同保甲委員胡紹庭的太太作葉子戲，略如寧邑之叉麻雀、揚州之整棍各種賭博。不意面是禪房幽邃，一面是局所森嚴，竟會被歐伯伯偵探著了，遂夥同妙相庵內附設之同文館一個姓劉的學生，據雲係前任淮揚海道劉佐禹的二公子，斬關直入，雙雙擒下。當經鄰右一個姓孔的，行一，人每稱他做孔老大；一個姓方的，行二，和每稱他做方老二，出為排解，始行釋放。誰知那道悅比歐伯伯還壞，自從放他下來，就一口氣跑到上元縣衙門，擊鼓鳴冤，備訴文生歐陽連魁私設公堂，籍端敲詐等情。當奉陳大令准理，飭傳質訊。這件舉動非是我說就是陳謨陳大令不好了，所謂光棍好打，過門難還。那姓歐陽的既是學校中人，理應會同該管學官派門協傳，不應逕往差提，以致授人以隙，把去的兩名差役，被歐伯伯劈劈拍拍拍劈劈一頓皮鞭子，打得抱頭鼠竄而回，都哭著說：「小的們奉了大老爺鈞票，前去拘提文生歐陽連魁，詎料他不但遵傳喚，反說他是秀才，自有他該管老師做主，我們家老爺不配出票子捉他。小的們才想說，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，我們夥計們只知奉承本官命令行事！你有甚麼理盡可以到堂上去說。不意他竟不由分辯，就叫了兩名馬夫來，先把大門閉上，然後兩個伏伺一個，霎時間捆捆紮紮，硬把小的們各人褲子脫掉了，四馬攢蹄，一人賞一千皮鞭子，他嘴裡連連說帶罵的道：『本先生本可以不打你們的，只因打了你們的屁股，就如同你的你們本官的臉一樣，所以才一家賞你們一疋大。但看這一次還敢再到我們上來放肆麼？』小的們那時，業已是打昏了，幸虧同去的內中有個夥計玲瓏點，再四哀懇說：『這一趟求你大先生饒我們小的個初犯，下次就是被本官一板子將屁股打成兩截，我們也再不敢來了！』裡說方，外說圓，好容易他才肯將小的們放轉來。稟求大老爺鈞鑒做主，看是怎麼辦？」內中還有一個去差嘆口道：「你們都不過被一陣窮打，好在是當衙門的人，穿的板子戴的枷，屁股上一上就有老繭，不算得是件甚麼事。祇有我還被那廝訛著喝一飽龍湯才來的呢！晦氣不晦氣！」其時陳大令聽見差人回來說，已氣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大約是這一番他老先生卻動了真氣了，就立時移文到學裡來咨取那姓歐陽的年貌三代，等不及我們查覆過去，他又先行電稟了學院，請將文生歐陽連魁暫革衣領，以便歸案刑訊，一俟學臺回電照準，就即刻簽派五班出去拿人。

我那一日，正從江寧府衙門出來，打從回上元學署。不意看見縣署頭門口，擁擠得實實在在，一個個人都喊說：「看秀才打板子啊！你們來呀，看希罕兒呀！」我也走上去，挨進「公生明」一看，只見陳大令高坐堂皇，一面喝叫重打，一面就順手在刑杖籤筒內抽了一支紅頭籤子，對準下面飛來。我再將兩道眼光跟緊他那支籤朝丹墀下一看，原來是有三四個戴紅黑高帽的皂隸，同捆豬似的按捺著一個年約二十外，團白面，近視眼的人在地下。那支籤撩下，正同皂隸們攔在他尊臀上作勢的小笞無意中不偏不倚，卻成了一個十字架模樣，不住聲喊說：「求大老祖賞體面！」後來又改口：「求大老爺賞體面，今天若要一打，革生就永遠沒有地方可以去混飯喫了！」我聽到這裡，頗覺免死孤悲，物傷其類；且他終屬辱在門牆，不忍再朝下看，只得逕分開眾人，取路回署。

到了第二日上，我再打發人去探聽探聽，究竟此事作何了局？才知道這都是陳大令預先囑咐站班的好了的，叫他們有意將小板子放在他屁股上，磨礪以須，打倒不一定要打他，只須藉此以生髮其羞惡之心，好使他以後勉為善人。再者，這件事不然還不至於鬧得這麼大，即陳大令亦不盡聽差役一面之詞，濫用壓力，多半因為他自作自受，從毆差奪票之後，猶以為未足，又嫁禍別人，做了好些寶塔詩，要遍貼通衢，肆行毀謗。我當時曾經叫人抄了一張來，見他上面寫的是：

胡腐儒，太糊塗，聽信妻孥，道悅本凶徒。歐陽子，亦豪奴，爭門理派禿驢輪。不修帷薄，騰笑閭閻。

年將半百，眼見要嗚呼，又何必助姪僧去見陳謨。一派嘻笑，甚於怒罵，以致激怒陳大令不能不辦。諸如現今威而不猛，怒而有節，尚屬為讀書人留有餘地步，即為子孫種無限陰功的一宗善政呢！

如今那位腹誹陸春帥的窮秀才，既未照例詳革衣領，焉得有打板子之一日？而且木驢子這一件東西，是從前一部《倭袍》小說上，治姪婦謀害親夫用的。我朝深仁厚德，早通飭各省督撫將軍，嚴戒所屬，不得以非刑逼供。雍正年又有：

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！暨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。諭旨，分書各州縣大堂對面之「公生明」牌樓及暖閣上面朝裡掛之匾額上。

（此匾直對公案，是專使有親民之責者見之，觸目驚心之意。）天語煌煌，久為定例，何得再有此風？加以《倭袍》一書，半多齊東野人之語，更未可深信，其非處治秀才毀謗官長之罪，可想而知。所以當時這一班人，如杞民憂天，議論傳訛，莫衷一是。

光陰轉瞬，已交牌上所示日期，一幹男男女女，都不約而同的簇擁到江寧縣衙門口來看熱鬧。只見儀門兩旁，各擺了一只大木桶在那裡，有一名典史帶著本署差役們守著。桶上標著：「如欲進內觀審處治某秀才一案者，著各輸銀錢隨意。」到底金陵是個省會之區，久稱富庶，不消一刻，早已將那只木桶丟得如撲滿一般。隨即聽見裡面傳鼓陞堂，重門洞啟。宮鐘坐大堂，命帶某秀才，略論數語，大約不過是說，爾自己短於理財，不知自立，敢以無妻之咎責備長官。本意治爾以應得之罪，今姑念爾四十無妻，勢將絕後，背人數語，當是憤懣之辭。且聖人云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嗣為大。」本縣忝任斯土，義難坐觀，茲已思得一策，幸能集腋成裘，共襄厥舉。某氏既拒爾雲今尚無夫，可憑本縣當堂配定，以便各遂所欲。言罷，又離公座立起身來，對著那堂下一班出錢聽審的人指道：「某生你看，使爾無到而有妻，使爾婦無夫而有夫，皆堂下諸君之力也。若男若女，若長若幼，均與爾有將伯之誼，催妝之功，是不可以不謝。」愛命秀才望眾人籠統四拜，即令鼓吹輿馬，並董資以送其歸。

此是當時我偶在普天香大菜館見著陸春帥，因而一時想起的。他那時做州縣的辰光，真不愧儒雅廉明，愛民如子。何以一經昇到封疆大吏，倒反聽其閑散起來？莫非方今聖明在上，洞燭時艱，不忍牛驥以併駕而俱疲，工尺因混吹而莫辨，所以才令暫游湖上，留以待時？諸如以上種種思想，現在寫出來一大篇話，在當時不過略從心上過了一過，並未出諸齒頰。隨即就回轉頭來對柔齋道：「人說蘇州人蘇空頭，最喜說空頭話，怎麼這裡的待者說六號有人，就真有人，又這樣信實起來呢？」柔齋笑道：「他這句話不犯著同你撒謊。但是蘇州人所做空頭事甚多，也不單是句把空頭話呢！諸如有一種甚麼叫做『十可怪』，我卻記不清楚了。大約是一可怪，『祖宗供在二門外』；二可怪，『小衣尿布攔街曬』；三可怪，『男人開店女人賣』；四可怪，『和尚當作老子待』；五可怪，『因女偷人娘不怪』；六可怪，『鬚鬚拖到馬桶蓋』。柔齋說到此處，剛巧待者送上各人所要的菜來：美脫生是要的一樣雞絲冬菇蕩、一樣青蟹、一樣炸竹雞；柔齋舊要的一樣鮑魚火腿湯、一樣豬排、一樣虎皮鴿蛋；我是要的一樣三絲湯、一樣清燉鱔魚、一樣冬菇鴨飯。他忽然停住不說，舉起刀叉來便邀我同美脫生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我們來修五臟廟，停會兒再講。」

如此又過了一刻，名人的面前菜差不多喫到第二樣了，我因笑問道：「柔齋，你還有那四可怪呢！怎麼就不說了？柔齋聽我問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其餘的四可怪，都被我變了豬排鴿蛋，喫下肚去了，你還問做怎的？」美脫生不懂此話怎講，忙向我問：「甚麼叫做十可怪？又是甚麼會變豬排鴿蛋？」我笑道：「你不曉得！這都是蘇州人在日用民生上集出來些土語，因為他們祖宗牌位是向喜供在二門頭上，略如我們中國各店舖供奉玄壇一樣，都喜歡一律高高乎在上。尿布小衣，從不知衛生為何事，竟是大家小戶攔街亂曬。至於市上各店面，無論居何營業，每喜用婦女同買客接洽，相習成風，最鄙薄。因女蘇州未出閩門幼女之通稱，偷人又適為因女道德污點，風化攸關，中外同理。乃蘇州人之為娘者，對於因女偷人一房舍，竟含有不怪二字之性質，乃可謂真怪！且更有視其偷人之多寡為姿色優劣之目的者，其或怪不更加一等哉！蘇俗冀夫多用男子，每晨由樓上連舉三四桶，拾級而下，其頂上之馬桶蓋，適與須齊，殊為三吳惡俗，亦他處冀夫所不能也。和尚久為中國鬼神代表，吳人信鬼，就不免崇奉和尚，一切輸金錢，嚴供奉，不啻孝子事親，說把和尚當老子，當是指此。然而寄語吳人，倘能把老子當和尚，一轉移間，豈非大妙呢？」我解釋甫畢，連美脫生都聽了笑將起來。待者來問竹雞上海還未到，請老爺們另外改點一樣罷！我对美脫生道：「鷓鴣何如？」待者道：「鷓鴣這邊人叫他做白鴿，恐怕也沒有。」美脫生聽他回這樣也沒有，那樣也沒有，便對待者道：「你們隨便做罷！」待者笑道：「蛇面更沒有，我們小館裡祇有香蕉、豬油、幹母、杏仁，各種布西做點心，這件甚麼蛇面不蛇面，大約是廣東菜，此地蘇州人莫要說喫了，連聽聽還要害怕呢！再不然，你老爺改一樣蝦仁衣面，或是江瑤同雞火衣面也罷！我們這是用上等雞汁，同白塔油做出來的。」美脫生知道那待者是誤會，也就笑了笑，點點頭道：「好，隨你去辦罷！」這待者才歡喜答應下去。

其時四面房裡喫客，都已絡繹不絕的來到，也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也有一座房間代上十七八個局，拉的拉，唱的唱，嘈雜不了。那些人的妝束，若在上海人的眼睛裡看起來，不算得時新。卻在蘇州地面，就要數他是天字第一號的講究了。我因笑道：「我瞧不起這邊人，倒喜歡喫大菜，可見內地里社會風氣是開通得許多了。現在平時如此，若到禮拜，還不曉得怎樣熱鬧呢？」柔齋忙接著道：「通倒是通了，只可惜才通得一半，還有那一半，如同人家鴉片煙槍，被老膏塞住了，沒有去尋火簽通呢！你原來不曉得，如今中國那些人，我要形容起來，真能把鼻堂都氣黃了。即如幾個新學界的朋友，打扮得不男不女，倒也不要說他。怎麼撮取了幾句外國皮毛，無論在茶坊酒肆，同人談論起來，不是說這件事與衛生不合，就是說那件事同文明有礙。再不然就是說某人期望低，某人宗旨欠正。向日滿口之乎者也矣焉哉，今朝都律改成野蠻自由達目的。及至問起他學問何如，莫說甚麼天文、輿地、格致、算學是一絲瞎屁不通，即連俄羅斯大彼得、法蘭西拿破侖合起來，是生在我們中國哪一朝哪一代，他都茫然不知道。你想可算得開通不算得開通？所以我說他們這班人適如蘇浙航船定例，凡江湖術士搭船，無錢名叫全通，半價叫半通，現今替他改上一個不通，用以移樽，倒還算是銜缺相當，毋庸送部引見的一件事呢！至於大菜館生意擁擠，內中卻有個主動力在內。多半是因為現在蘇省民風澆薄，至有請客喫革命花酒，反要客帶兩元一人的坐地錢去，質言之，只算替老鴿打抽豐。再加現今又多了一班不肖紳士，同娼家狼狽為奸，串通一氣，一個任酒席的資本，一個擔捉客的義務。譬如今天席上，祇要能夠上除主人七位，這就有一名可數的二七一十四元；若再加一人代上兩三個局，這就又是毛毛的二十上下。不問酒席賬收得著收不著，先不先他已是三十多塊現洋錢到手了。除幹算淨，還可以一人分得著分八九元一個餘頭。以致那些毛廁坑裡石頭，又臭又硬的一班二八鄉紳，竟是目為利藪。稍知自愛者，自然就視為畏途了。去喫只算是晴蜓喫尾巴，自喫自還要加倍，不去喫即立刻得罪人。所以那麼一想，倒是堂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！還不若以後大家相約是請客都改到大菜館裡，又時新，又得實的好。小雅你想，那班破落鄉紳，在地方上不圖謀公益，只一日到夜在飲食徵逐上用功，又從而於中取利，可怪得人家替他們起一個外號叫做『烏俚』，說是替烏龜作俚的意思。」

我道：「如今要照你這麼一說，豈不是那一班鄉紳同開堂子的老鴿，混而為了一麼？怪不得上次有人在撫轅上一條陳，要求開辦妓捐，又要設立妓女學堂，專收一起龜子龜孫，教授普通國文呢！今這麼一想，既是妓女的利權鄉紳可以奪得，鄉紳的學堂妓女就不可以開得麼？總而言之，目下是清濁不分，貴賤倒置的時代。這句話也說不得了！」

柔齋一面點頭稱是，一面又笑道：「小雅，你適才說蘇州人若肯把老子當和尚一轉移間，即成孝子的這句議論，大是大是。但他們也不盡這一層，一切惡才盡有可取之外，倘肯遇事轉移起來，莫說中國別處人抵不上他們聰慧絕倫，就是連外國人也恐怕趕不上他們的腳後跟呢！而其中尤以從前科舉未停時，考生為最刁最狡。我如今說一件事，你就知道他們的腦力靈敏，真有人不可及之處了。從前長、元、吳三縣小考，學臺按臨，生童雲集。當有一起考生因為日間看見一家候補知府的公館圍牆樓窗上，倚了一個絕色的婦女，臨街閑眺，他們竟忽然動了一種人面桃花之感，商議著晚間故意進去，冀逢一面。誰知公館主人家居未出，見有許多不衫不履的人走進來，問他們做甚麼事？他們又你推我，我推你說不出。正熙熙擾擾，兩不相下，忽然外面又擁進一大陣人來，嘴裡都嚷說：『你們這裡有間屋子出租麼？在哪裡？可領我去望一望！』公館主人見頭一起人跑進來，已不自在，如今又多加了這一起問租屋子的，更覺忿怒，就拿用人出氣，罵道：『混賬東西！這麼連大門都看不到，儘管一起放進人來胡鬧！』那考生也就插上去罵道：『我們到你家裡混賬過幾次？你倒說明白。』主人又罵道：『忘八旦！還不替我滾出去！』考生道：『忘八旦還會開口罵人呢！』那主人被激不過，又大罵道：『狗統的！』他們又道：『怪不得這樣嗷嗷的叫，原來是狗統的！』彼此翻駁有許久工夫才鬧明白了，他那公館門口，不知被何人貼上一張梅紅京片，上寫『三元考寓』四字，旁寫『如有欲租者，請逕入內室接洽可也』。兩

角上還一面寫『成者大吉』一面寫『破者天誅』八字。這才知道是有人捉弄他的，連考生都是誤入桃源。然而不是誤入不是誤人，當局者知之，明眼人知之，即你我亦無不知之也，無庸再耽誤說別的話工夫，來替他解釋。這是一回。還有也是考期，我初到蘇州，見一起考生提了一隻紙燈籠到滿熏燒攤子上去亂照，這一塊又嫌太瘦，那一塊又嫌太肥，掂斤播兩的迄無成議。如此照了許久，那起考生又提了燈籠望別處照去。誰知過後，熏燒攤子上主人再一檢點，這一家嚷說少了一隻豬腰子，那一家又吵鬧少了一塊豬頭肉。就此被那起考生拿燈籠一照，都先後的不翼而飛了。當下我就千方百計的在外面查考，才查出是那起考生的燈籠底上，預先就釘了一隻倒須鐵鉤，形同鷹嘴，尖利無比，祇要在那肉上略一摩弄，即被提挈以去，而又適隱在燈籠影子底下，人恒不察故耳！此後又有一回，是吳縣門口有一名枷犯，忽然那日來了一位考先生，對他同看役說：『你們兩個人可想進賬幾文麼？』那枷犯還未開口，看役就接道：『我的阿爹呀！你老人家說哪裡話？一個人生在世面上，大則做官做宰，小則貿易經商，再不然像我們身為賤役，受人驅使，誰不是為著兩個嘮叨子買命來！這進賬兩個字，是我平時做夢都忘卻不掉的本命經呀！怎麼能不想呢？只恐怕想不到手啊！』他笑道：『你既肯想就好商議。我如今有一件事拜煩你！』說著，便咕著看役耳朵，啞啞喋喋的咕嚕了一大陣。那看役聽一句，點一句頭道：『小人理會得！小人理會得！你老人家這件事，包管放在我身上，辦得到口酥就是了。祇是回來，酒錢要多賞幾文。』正是：

莫說餘腥能役鬼，

須知大力可通神。

要知年商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